

通鑑紀事本末

十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九

曹操篡漢

漢靈帝中平元年曹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世人未之奇也以太尉橋玄及南陽何顛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顛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謂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訓之從子劭也其人倫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二百八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曹操本末

嘗為郡功曹府中聞之莫不改操飾行曹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為人不答操乃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而去五年秋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以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

六年董卓之亂以操為驍騎校尉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過中牟為亭長所疑執詣縣時縣已被言十書唯功曹心知是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雋因白令釋之操至陳留散家合兵得五千人

獻帝初平元年春正月月東州州起兵以討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紹為首

抗車騎將軍諸



將皆板授官號紹與河

屯河內冀州

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

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弟廣陵太守超東

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曹操

俱屯酸棗後將軍袁術屯魯陽衆各數萬豪傑多

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略不世出能撥

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

啓乎 三月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

彊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

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

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

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

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臯張邈遣將衛茲分兵

隨之進至滎陽汴水遇卓將玄菟徐榮與戰操兵

敗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操

不受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夜遁

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

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

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君聽吾計使勃海

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

轅轅太谷全制其險使

將

南陽之軍軍丹

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勿與戰益為疑

通鑑卷之六十九 卷之六十九 通鑑卷之六十九

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

今兵以義動

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

證耳之邀等不能用

操乃與司馬洪國夏侯惇等討揚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內頃之酸棗諸軍食盡眾散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雋欲共立為主曹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袁紹在河內雲中張楊往歸之與南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王與宗

三

王與宗

單于於扶羅屯漳水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眾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兵彊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為陳禍福馥必肯遜讓紹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謀襲馥馥與戰不利紹使外甥陳留高幹及馥所親潁川辛評荀諝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不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甘 夫 真也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則為之柰

曰料寬仁容眾

為天下所附孰與袁氏

也臨危吐決智

勇過人又孰與袁氏

也此布恩德天下

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

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又處其上彼必不為

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

并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

為同盟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

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

身安於泰山也馥性忤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

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冀州帶甲百萬穀

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臯息譬如嬰兒在股

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

曰吾表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

貴諸君獨何病焉馥從事趙浮程渙等謂馥曰袁

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

未肯為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

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何

憂何懼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

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廣平

沮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

配鉅鹿田豐以正直

別駕配為中及南陽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四

三吳志

待士

卓馥紹以豐為

以川荀謀皆為

謀主鮑信曰曹操曰表

凶權專利將自

生亂是復有一卓也之不能制祇以違難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于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眾略東郡王肱不能禦曹操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表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 初荀淑有孫曰或少有才名何顥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或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或獨率宗族去依韓馥會表紹已奪馥位待或以上賓之禮或度紹終不能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略乃去紹從操

四百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五

王六月

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 曹操

軍頓丘于毒等攻東武陽操攻毒等本屯毒聞之

棄武陽還事見黃巾之亂 夏四月青州黃巾寇兗州

劉岱與戰為所殺曹操部將東郡陳宮謂操曰州

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

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

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

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以為然乃

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操曰兗州刺史操遂進

兵擊黃巾於言張東不賊操兵寡弱操

撫循激勵曰設賞罰承心會戰戰輒禽

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

二月曹操進黃

巾至濟北悉得之得

二一 鮑高男女百餘萬

口收其精銳皆號青州兵操以陳留毛玠為治中

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

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

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

不臣脩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

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內太守張揚欲假塗西至長

安揚不聽定陶董昭說揚曰表曹雖為一家執不

以羣曹今雖弱然貫天下之英雄也當固結之況

今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

分揚於是通操上事仍表薦操昭為操作書與李

傁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傁汜見操使以為關

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誠實議留

操使黃門侍郎鍾繇說傁汜曰方今英雄並起各

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

以副將來之望也傁汜乃厚加報荅繇皓之曾孫

也

四年春正月曹操軍鄆城表術為劉表所逼引軍

屯封丘黑山別部及匈奴於扶羅皆附之曹操擊

破術軍遂圍封丘術去

破之術走之江 夏 定 寧陵操追擊連 六月 定陶

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琅

琊令泰山太守應

劭迎之嵩輜重百餘兩

徐以陰謀別將守陰平

士卒利嵩財負掩襲嵩於莒其間殺之并少子德
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
走保郟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
土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
操攻郟不能克乃去攻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雞
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興平元年春二月陶謙告急於田楷楷與平原相
劉備救之備自有兵數千人謙益以丹楊兵四千
備遂去楷歸謙表為豫州刺史屯小沛曹操軍

食亦盡引兵還

曹操使司馬荀彧壽張令程昱

守鄆城復往攻陶謙遂略地至琅邪東海所過殘
滅還擊破劉備於郟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陳留
太守張邈叛操迎呂布操乃引軍還初張邈少時
好游俠袁紹曹操皆與之善及紹為盟主有驕色
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曰孟卓親友
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柰何自相危也操之
前攻陶謙志在必死敕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
後還見邈垂泣相對陳留高柔謂鄉人曰曹將軍
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命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
君恃陳留之資將乘間命與諸君避之何如

衆人皆以曹張相親柔入少不然其言柔從兄
幹自河北呼柔舉宗之呂布之捨袁紹從張
揚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操終
爲紹殺已也心不自安前九江太守陳留邊讓嘗
譏議操操聞而殺之并其妻子讓素有才名由是
兖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以剛直壯烈內亦自疑
乃與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及邈弟超共謀叛操宮
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衆當
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於
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
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兖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
之變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時操使宮將兵
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潛迎布爲兖州牧布至邈乃
使其黨劉翊告荀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
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彧知邈爲亂即勒兵設
備急召東郡太守夏侯惇於濮陽惇來布遂據濮
陽時操悉軍攻陶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
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
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來至城下彧言與呂布同
謀衆甚懼貢求見荀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
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
速討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

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恐程昱本東阿人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

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執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貳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兵自守 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返管仲以爲不懷其親安能愛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遣庶歸北欲爲天下者如慈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 昱又遣別騎絕舍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

至東阿東阿令潁川棗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昱為東平相志范呂布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曹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乃進攻之

秋八月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未及還會布至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昃數十合相持甚急操募人陷陣司馬陳留典韋將應募者進當之布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操乃得引去拜韋都尉令常將親兵數百人繞大帳左右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間操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火而出至營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

九月操還鄆城布到乘氏為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

冬十月操至東阿袁紹使人說操欲使操遣家居鄴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

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之韓彭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二年春正月曹操敗呂布於定陶

閏四月呂

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布救蘭等不勝而走操遂斬蘭等操軍乘氏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

四百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十一

沈祖

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郵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爲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

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衆念父兄之耻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言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執以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孰慮之操乃止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操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棄隄步騎並進大破之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操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

冬十月以曹

操爲兗州牧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二

周松

建安元年秋八月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纒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鑿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藉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桀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揚武中郎將曹洪將兵西迎

天子董承等據險拒之洪不得進議郎董昭以楊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操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正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操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

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辛亥以曹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於是誅尚書馮碩等三人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鵠爲弘農太守矜死節也操引董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執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天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

之功願將軍等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為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心相憑結鎮東贊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懸乏之憂奉為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為累操曰善即遣使詣奉庚申車駕出轅轅而東遂遷都許己己幸曹操營以操為大將軍封武平侯始立宗廟社稷於許 九月車駕之東遷也楊奉自梁欲邀之不及 冬十月曹操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 詔書下袁紹責以地

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深自陳愬戊辰以紹為太尉封鄴侯紹恥班在曹操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挾天子以令我乎表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丙戌以操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操以荀彧為侍中守尚書令操問彧以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蜀郡太守攸及潁川郭嘉操徵攸為尚書與語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初郭嘉往見袁紹紹甚敬禮之居數十日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

不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吾將更舉以求主子盍去乎二人曰袁氏有恩德於天下人多歸之且今最彊去將何之嘉知其不寤不復言遂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操表嘉為司空祭酒操以山陽滿寵為許令操從弟洪有賓客在許界數犯邊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以白操操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宥乃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爾邪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

起率之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十五 徐先

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

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羸民多相食州里

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

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

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

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

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將軍武威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為濟

天所中死濟族子建忠將軍繡代領其眾屯宛宣

威將軍賈詡往歸繡

二年春正月曹操討張繡軍於淯水繡舉眾降

擊孫軍殺操長子昂操中流矢敗走操引軍還許
奉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
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
漢祖唯智勝項羽故羽雖彊終爲所禽今紹有十
敗公有十勝紹雖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
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
義勝也相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
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
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
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也紹多
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

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
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爲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
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
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
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
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
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
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灋此文勝也
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
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
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

征東取呂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或曰
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
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充
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柰何或曰關中將帥
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彊彼見山東方
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
能以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尚書僕射
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
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
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
入侍 袁術稱帝於壽春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

以書召沛相陳珪珪荅書曰曹將軍興復典刑將
撥平凶慝以爲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
謀不軌以身試禍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

初袁術畏呂布爲己害乃爲子求婚布許之 夏

五月袁術遣使者韓胤以稱帝事告呂布因求迎
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爲難未已往說
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
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昏必受不義之名將有
累卵之危矣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乃
追還絕昏械送韓胤梟首許市陳珪欲使子登詣
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爲左將軍操復遺布手

書深加尉納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謝恩并荅操書
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
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僞即增
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
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
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
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
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
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
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即爲用飽則
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勳橋

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執步騎數萬趣下邳七道攻
布布時有兵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
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柰何珪曰暹奉與術卒
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
雞執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
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柰何
與袁術同爲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爲國除害
且許悉以術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即回計從布布
進軍去勳營百步暹奉兵同時叫呼並到勳營勳
等散走布兵追擊斬其將十人首所殺湯隨水死
者殆盡布因與暹奉合軍向壽春水陸並進到鍾

離所過虜略還渡淮北留書辱術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哈笑之而還

秋九月司空曹操東征袁術術聞操來盡軍走留其將橋蕤等於蘄陽以拒操操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時天旱歲荒士民凍餒術由是遂衰操辟陳國何夔為掾問以袁術何如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欲主天人之時其可得乎操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亡不亦宜乎操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沛國許褚勇力絕人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堅壁以禦外心淮汝陳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十九

操皆畏憚之操徇淮汝褚以衆歸操操曰此吾夔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夔客皆以為虎士焉 冬十一月曹操復攻張繡按湖陽

三年春正月曹操還許三月將復擊張繡荀攸曰

繡與劉表相恃為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

能供也執必乖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

荀彧之其執必相救操不從圍繡於穰 初袁紹

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己者欲移天子自近使

詔書操以許下埤涇雒陽殘破宜徙都郵城以就

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

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策之上

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會紹亡
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襲許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
衆追之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
以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
到安衆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僞遁表繡悉
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他日彧問操
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過吾歸師而阻吾死地
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
也追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登城謂
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
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執有變促追之繡

素信詡言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詡
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
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
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
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旣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
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
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
也繡乃服 呂布復與袁術通曹操欲白擊布諸
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
攸曰表繡新破執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從
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

可破也操曰善 冬十月操屠彭城廣陵太守
陳登率郡兵為操先驅進至下邳布自將屢與操
戰皆大敗還保城不敢出操遺布書為陳禍福布
懼欲降陳宮曰曹操遠來執不能久將軍若以步
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
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
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欲使宮與高順守
城自將騎斷操糧道布妻謂布曰宮順素不和將
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
當於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
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

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為將軍妻哉布
乃止潛遺其官屬許汜王楷求救於袁術術曰布
不與我女理當自敗何為復來汜楷曰明上今不
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乃嚴兵為布
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救兵以絲纏女
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操守兵相觸格射不
得過復還城內太守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
乃出兵東市遙為之執 十一月楊將楊醜殺
楊以應操別將眭固復殺醜將其眾北合袁紹楊
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
問故及於難操掘塹圍下邳積久士卒疲敝欲還

旬收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官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臨城謂操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當自首於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將侯成亡其名馬已而復得之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獻布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為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

十二月癸酉成

與諸將宋憲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眾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上謂

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布曰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官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禽也操曰奈卿老母何官曰官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官也操曰奈卿妻子

何宮曰宮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操召陳宮之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前尚書令陳紀紀子羣在布軍中操皆禮而用之張遼將其眾降拜中郎將臧霸自亡匿操募索得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等皆詣操降操乃分琅邪東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郡悉以霸等為守相初操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及兗州亂翕暉皆叛兗州既定翕暉亡命投霸操語劉備令霸送二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主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言白操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皆以翕暉為郡守陳登以功加伏波將軍

四年春三月睦固屯射犬

夏四月曹操進軍

臨河使將軍史渙曹仁渡河擊之仁操從弟也固自將兵北詣袁紹求救與渙仁遇於犬城渙仁擊斬之操遂濟河圍射犬射犬降操還軍敖倉袁術既稱帝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自下飢困莫之收卹既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輯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瀟山復為簡等

所拒遂大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爲乃遣使歸
帝號於從兄紹曰祿去漢室久矣袁氏受命當王
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人戶百萬謹歸大命君
其興之袁譚自青州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遣
劉備及將軍清河朱靈邀之術不得過復走壽春
六月至江亭坐篋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是乎因憤
慨結病歐血死術從弟胤畏曹操不敢居壽春率
其部曲奉術柩及妻子奔廬江太守劉勲於皖城
故廣陵太守徐璆得傳國璽獻之 袁紹既克公
孫瓚心益驕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宜應天
人稱尊號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皆言包妖妄
宜誅紹不得已殺包以自解紹簡精兵十萬騎萬
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
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
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
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舡繕修器械分遣精騎
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
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彊衆以伐
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
義兵恃衆憑彊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
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
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操灑令旣行士卒精練非公

孫瓚坐而受攻者也今棄重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去無名且以公今日之疆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寢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騎都尉清河崔琰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可攻也紹不從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

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晝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任之事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濶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

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使

臧霸等將精兵入青州以扞東方留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丘牟官渡袁紹遣八招張繡

并與賈詡書結好繡欲許之詡於繡坐上顯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先與曹爲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 冬十一月繡率衆降曹操執繡手與歡宴爲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表詡爲執金吾封都亭侯關中諸將以袁曹方

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天水楊阜詣許阜遠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彊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灑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曹操使治書侍御史河東衛覬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撫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曰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

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
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
關中遠民間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
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疆本弱
敵之利也或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
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由是服從袁紹使人求
助於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中
郎南陽韓嵩別駕零陵劉先說表曰今兩雄相持
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可也如
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
求接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

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執
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
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
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
袁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
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嵩曰聖達節次
守節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
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
之曹公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
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
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

若則高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惟加重思無為負高表以為憚使疆之至許詔拜高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公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大會寮屬陳兵持節將斬之數曰韓高敢懷貳邪眾皆恐欲令高謝高不為動容徐謂表曰將軍負高高不負將軍真陳前言表妻蔡氏諫曰韓高楚國之望也且其言且誅之無辭表猶怒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乃弗誅而囚之
十二月曹操復屯官渡 操遣劉備邀表術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

五年春正月曹操自討劉備備奔青州紹曹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不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夫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彊諫忤紹紹以為沮眾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
二月進軍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

財以與之曰執存則威無不加執亡則不保一身
哀哉其策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
曹操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克伯瑋亦實
疲敝而主驕將怵軍之破敗在此與矣揚雄有言
存國由由爲羸弱姬其今之謂乎振威將軍程昱
以七百兵守鄆城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肯曰
衆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少兵必輕
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
兩損其執願公無疑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操謂賈
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表紹遣其將顏良攻
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
不可獨任紹不聽 夏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
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
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
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
邀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
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
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
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
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
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
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

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圍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與顏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之紹軍奪氣操還軍官渡 秋七月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

操應袁紹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紹遣使拜陽安都尉李通爲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或勸通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操 袁紹軍陽武沮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 八月紹進營稍前依沙埧爲屯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 九月曹操出兵與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爲高檣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爲霹靂車發石以擊紹樓

皆破紹復爲地道攻操操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
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
者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曰
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
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
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
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
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
孰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蓋其
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
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操見運車無
之曰却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紹運車
數千乘至官渡荀彧言於操曰紹運車曰暮三其
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者彧曰
徐晃可乃遣偏將軍河東徐晃與史渙邀擊猛破
走之燒其輜重 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燒其
將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
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
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
守執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
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濟可令
首尾犇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

攸家犯灋審配收繫之攸怒遂犇操操聞攸來跣
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
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
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
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
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
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
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
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
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
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閒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
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
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
亂會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操急擊之瓊
還保營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
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
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
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
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
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紹騎
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
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斬瓊

等盡燔其糧穀殺士卒千餘人皆取其臯牛馬割
唇舌以示紹軍紹軍將士皆恟懼郭圖勸其計之
矢復譖張郃於紹曰郃怯軍敗郃忿懼遂與高覽
焚攻具詣操營降曹洪疑不敢受荀攸曰郃計畫
不用怒而來奔君有何疑乃受之於是紹軍驚擾
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
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阬之
前後所殺七萬餘人沮授不及紹渡為操軍所執
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與之有舊迎謂
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會也授曰
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
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未定方當與君圖之
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
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
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
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況衆
人乎冀州城邑多降於操袁紹走至黎陽北岸入
其將軍蔣義渠營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
渠避帳而處之使宣號令衆聞紹在稍復歸之或
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
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迂之若勝而喜猶能赦我今
戰敗而恚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軍士皆拊膺泣

曰向令田豐在此必不至於敗紹謂逢紀曰冀州諸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初曹操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審配二子爲操所禽紹將孟岱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彊且二子在南必懷反計鄆圖幸評亦以爲然紹遂以岱爲監軍代配守鄆護軍逢紀素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之節必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願公勿

疑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也今所陳者國事也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親冀州城邑叛紹者紹稍復擊定之紹爲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六年春三月曹操就穀於安民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間擊劉表荀彧曰紹旣新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止 夏四月操揚兵

河上擊袁紹倉亭軍破之

秋九月操還許

七年春正月操進軍官渡

袁紹自軍敗慙憤發

病嘔血夏五月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數稱於紹紹欲以為後而未顯言之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長子當為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為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為并州刺史逢紀審配素為譚所疾辛評郭圖皆附於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

譚怒殺逢紀

秋九月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

於尚尚留審配等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連戰譚尚數敗退而固守尚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與高幹匈奴南單于共攻河東發使與關中諸將馬騰等連兵騰等陰許之曹操使司隸校尉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未拔而援至繇使新豐令馮翊張既說馬騰為言利害騰疑未決傳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灑明政治上下用命可謂順道矣袁氏恃其疆大背棄天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

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
幹因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表氏相持而高
幹郭援合攻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
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
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表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
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無與比矣騰乃遣子超將
兵萬餘人與繇會初諸將以郭援眾盛欲釋平陽
去鍾繇曰表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
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
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
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
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眾止
之不從濟水未半繇擊大破之南單于遂降

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與表譚表尚戰於城下
譚尚敗走還鄴 夏四月操追至鄴收其麥諸

將欲乘勝遂攻之郭嘉曰表紹愛此二子莫適立
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
心生不如南向荊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
一舉定也操曰善五月操還許留其將賈信屯黎
陽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
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
策不可失也尚疑之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

郭圖辛評因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後者皆
審配之謀也譚遂引兵攻尚戰於門外譚敗引兵
還南皮別駕北海王脩率吏民自青州往救譚譚
欲更還攻尚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
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
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
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
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

秋八月素尚自將攻

素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遣
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辛毗至西平見曹操致譚
意羣下多以爲劉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

四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三十一

三十一

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
四方之志可知矣素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
紹以寬厚得衆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
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違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
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
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後數日操更欲先平荆
州使譚尚自相敝辛毗望操色知有變以語郭嘉
嘉曰操謂毗曰譚必不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
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執耳素氏本兄弟
相伐非謂他人能聞其間爲謂天下可定於已也
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

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
讒鬪國分爲二連年戰伐介胄生蟣蝨加以旱蝗
饑饉並臻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
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今往攻鄴尚不
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
應困窮之敵擊疲敝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
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
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
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
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緩之欲待他年他年
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

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
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操曰善乃
許譚平 冬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
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操譚復陰刻將
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爲子整娉譚女以安
之而引軍還

九年春正月曹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
二月袁尚復攻袁譚於平原留其將審配蘇由守
鄴曹操進軍至洹水蘇由欲爲內應謀泄出犇操
操進至鄴爲土山地道以攻之尚武安長尹楷屯
毛城以通上黨糧道 夏四月操留曹洪攻鄴

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又擊尚將沮鵠於邯鄲拔之
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皆舉縣降徐晃言於操曰
二表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宜旌賞二縣以
示諸城操從之範岐皆賜爵關內侯 五月操
毀土山地道鑿堙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洪示若
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
丈引漳水以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 秋七月

尚將兵萬餘人還救鄴尚兵既至諸將皆以為此
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操曰尚從大道來當
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東至
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淦水為營夜舉火以示城

四百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二十九

鍾季

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
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操遂圍之
未合尚懼遣使求降操不聽圍之益急尚夜遁保
祈山操復進圍之尚將馬延張顗等臨陣降衆大
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
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
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
之幾中配兄子榮為東門校尉 八月戊寅榮
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操兵生獲之初表紹
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何所可
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

代兼戎狄之衆南面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
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九月
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初袁尚遣從事安
平牽招至上黨督軍糧未還尚走中山招說高幹
以并州迎尚并力觀變幹不從 冬十月高幹
以并州降操復以幹爲并州刺史 曹操之圍鄴
也袁譚復背之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攻袁尚
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袁熙譚悉收其衆還屯龍
湊操與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討
十二月操軍其門譚拔平原走保南皮臨清河而
屯操入平原略定諸縣

四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四十一

漢書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
欲緩之議郎曹純曰今縣師深入難以持久若進
不能克退必喪威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
譚出走追斬之李孚自稱冀州主簿求見操曰今
城中疆弱相陵人心擾亂以爲宜令新降爲內所
識信者宣傳明教操即使孚往入城告諭吏民使
各安故業不得相侵城中乃安操於是斬郭圖等
及其妻子袁譚使王脩運糧於樂安聞譚急將所
領兵往赴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
歸遂詣曹操乞收葬譚尸操許之復使脩還樂安
督軍糧譚所部諸城皆服唯樂安太守管統不下

操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詣操
操悅而赦之辟脩爲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
幽并名士以爲掾屬使人心歸附操從之官渡之
戰袁紹使陳琳爲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
醜詆及袁氏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
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
與陳留阮瑀俱管記室先是漁陽王松據涿郡郡
人劉放說松以地歸操操辟放參司空軍事袁熙
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觸自
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
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

以次軟別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
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
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
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
君乃捨之觸等遂降曹操皆封爲列侯 冬十

月高幹復以并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操
遣其將樂進李典擊之河內張晟衆萬餘人寇崤
澠間弘農張琰起兵以應之河東太守王邑被徵
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詣司隸校尉鍾繇請
留之繇不許固等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高幹
通謀曹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晟寇

亂殺滎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將為深害當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賢才以鎮之或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為河東太守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畿將數十騎赴堅壁而守之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高幹張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曹操使議郎張既西徵關中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固琰等首其餘黨與皆赦之

十一年春正月曹操自將擊高幹留其世子丕守鄴使別駕從事崔琰傳之操圍壺關三月壺關降三百九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四十一
何文政

高幹自入匈奴求救單于不受幹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斬之并州悉平是歲烏桓乘天下亂略有漢民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焉遼西烏桓蹋頓尤彊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寇欲助尚復故地曹操將擊之鑿平虜渠泉州渠以通運

十二年春二月曹操自淳于還鄴丁酉操奏封大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因表萬歲亭侯荀彧功狀三月增封彧千戶又欲授以三公彧使荀攸深自陳讓至千十數乃止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

曰表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表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

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初表紹數遣使召田疇於無終又即授將軍印使安輯所統疇皆拒之及曹操定冀州河間邢顒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灑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疇曰邢顒天民之先覺者也操以顒為冀州從事疇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意欲討之而力未能操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拜為脩令隨軍次無終疇方夏水雨而濱海滂

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
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
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虜
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
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
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
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
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
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
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
上徐無山漣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

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
蹋頓及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
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
盛操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
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
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
于速僕丸與尚熙犇遼東太守公孫康其衆尚有
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
首不煩兵矣 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公孫康
欲取尚熙以爲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
熙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遂斬尚熙并速僕丸

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操曰
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執
然也操梟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牽招獨設
祭悲哭操義之舉為茂才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
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
丈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眾莫知其故人人皆
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
所佐也顧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
相賞後勿難言之

十三年春正月曹操還鄴

夏六月癸巳以曹

操為丞相

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

八月

表病卒遂以琮為嗣

九月操軍至新野琮遂

舉州降以節迎操

事見劉備據蜀

劉琮將王威說琮曰

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

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

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 曹操進

軍江陵以劉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并蒯越等侯

者凡十五人釋韓嵩之囚待以交友之禮使條品

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為大鴻臚蒯越為光

祿勳劉先為尚書鄧羲為侍中荊州大將南陽文

聘別也在外琮之降也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

當待罪而已操濟漢聘乃詣操操曰來何遲邪聘

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在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卓見耳遂歔歔流涕操爲之愴然字謂之曰仲業鄉貢忠臣也厚禮待之使統本兵爲江夏太守

十二月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克荊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爲人短小放蕩然識達精果操時已定荊州走劉備不復存錄松主簿楊脩曰操辟松操不納松以此怨歸勸劉璋絕操與劉備結璋從之習鑿齒論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業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黠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十五年春下令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冬十二月己亥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世人之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平心選舉以是爲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時年紀尚少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爲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爲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

立功使題墓法。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討擊袁術。使窮沮而死。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膈之要也。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十六年春正月。以曹操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

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如蕭何故事。冬十月。董昭言於

曹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以處人臣之執者也。今明公恥有顛德。樂保名節。然處大臣之執。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

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荀彧以爲曹公本興義
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
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
勞軍于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
相軍事操軍向濡須彧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彧
行義脩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
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
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
不足以當之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
桓大濟生民乎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
之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

大亂羣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
彧捨魏武將誰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
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
有荀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
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爲彊化亂爲治十分天
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
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
乃以爲彧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
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
代譬之教盜穴牆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爲盜乎
臣以爲孔子稱文勝質則史凡爲史者記人之言

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允楚漢者中氏之
文也豈皆或口所言邪用是貶或非其罪矣且使
魏武為帝則或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或不
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十八年夏五月丙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
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
玄牡二駟衮冕之服赤舄副焉軒縣之樂六佾之
舞朱戶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之士三百人鈇鉞各
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秬鬯一卣珪瓊
副焉 秋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廟 冬十一

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

三百八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四十九

三百九

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弈何夔為尚書王粲社
襲衛覬和洽為侍中鍾繇為大理王脩為大司農
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羣為御史中丞
十九年春三月詔魏公操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
璽赤紱遠游冠

二十一年夏五月進魏公操爵為王 秋八月
魏以大理鍾繇為相國

二十二年夏四月詔魏王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
警蹕 六月魏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 冬

十月命魏王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
五時副車 魏以五官中郎將丕為太子

二十四年秋七月詔以魏王操夫人爲王后 冬
十二月魏王操主父孫權爲票騎將軍假節領荊州
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
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
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
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
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
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

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
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
慮然後知其爲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

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
不暇給乃能躬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
禮樂武功旣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通追先
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
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
匈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
厚清脩之士豈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
鄙污穢之人豈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
三代旣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
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
賢愚渾轂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縣縣不至於

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
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
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邵之流立私論以救其
賊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
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
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
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
量也不幸承陵夷頽敝之餘重以相靈之昏虐保
養姦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
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
徒從而太上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

為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
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
暴戾疆仇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
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
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
可忽哉

魏文帝黃初元年春正月武王至洛陽庚子薨王
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竒才不拘微賤隨能任
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
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
望施分豪不與用瀆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

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
幾乎海內是時太子在鄴軍中騷動羣僚欲祕不
發喪諫議大夫賈逵以爲事不可祕乃發喪或言
宜易諸城守悉用譙沛人魏郡太守廣陵徐宣屬
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專任譙沛以沮
宿衛者之心乃止青州兵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
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賈逵曰不可爲作長檄
令所在給其稟食鄆陵侯彰從長安來赴問逵先
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
侯所宜問也凶問至鄴太子號哭不已中庶子司
馬孚諫曰君王晏駕天下恃殿下爲命當上爲宗

廟下爲萬國柰何效匹夫孝也太子良父乃止曰
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王薨相聚哭無復行列乎
厲聲於朝曰今君王違世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
以鎮萬國而但哭耶乃罷羣臣備禁衛治喪事羣
臣以爲太子即位當須詔命尚書陳矯曰王薨于
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
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
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漢
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太子丞相印綬
魏王璽綬領冀州牧於是尊王后曰王太后
二月丁卯葬武王于高陵 秋七月左中郎將

李伏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其事
衆甚羣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王不許

冬十月乙卯漢帝告祠高廟使行御史大夫張音
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于魏王三上書辭讓乃為

壇於繁陽辛未升壇受璽綬即皇帝位燎祭天地
嶽瀆改元大赦 十一月癸酉奉漢帝為山陽

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封公四子為列侯追尊
太王曰太皇帝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

后曰皇太后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
侯羣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

夫為司空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帝欲改正朔
侍中辛毗曰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

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
氏傳曰夏數為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

之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散騎常侍衛臻
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

當與山陽共之

魏明帝青龍二年春三月庚寅山陽公卒帝素服
發喪 秋八月孝獻皇帝葬于禪陵

孫氏據江東

漢獻帝興平元年 初孫堅娶錢唐吳氏生四男
策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十

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丹陽太守會稽周昕與袁術相惡，術上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攻昕奪其郡，以策從。兄賁為丹陽都尉，策以母弟託廣陵張紘，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竒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

用貴舅為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與汝南呂範及族人孫河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以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

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勲爲太守策益失望侍衛
史劉繇有盛名詔用爲揚州刺史及策攻廬江繇
懼爲表孫所并遣將樊能屯橫江張英屯當利以
拒之術使吳景與孫賁共將兵擊英等

二年 初丹陽人朱治嘗爲孫堅校尉見袁術政
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
歲餘不克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
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
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
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爲折衝校尉將兵
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比至歷陽衆五六千時

周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將兵迎之仍助以資
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
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
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
山草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
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顏能
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
盡心樂爲致死策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
戰具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丹陽笮融依繇爲盟
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西策皆擊破之又破繇別
將於梅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於曲阿

繇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或勸繇
可以慈為大將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
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
亭策以騎十三皆堅舊將遼西韓當零陵黃蓋輩
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墜得慈項上
手或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
解散繇與策戰兵敗走丹徒策入曲阿勞賜將士
發息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
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
樂者不彊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
為千餘匹威震江東丙辰表術表策行殄寇將軍
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
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
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
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
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
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
軍也策笑無以荅範出便釋禱著袴褶執鞭詣闕
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
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為正議校尉彭城張
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及廣陵秦
松陳端等亦參與謀謨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

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共方士大夫書疏專歸於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相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劉繇自丹徒奔豫章使太守朱皓攻袁術所用諸葛玄使笮融助皓攻玄融詐殺皓代領郡事繇進討融融走入山爲民所殺詔以前太傅掾華歆爲豫章太守

建安元年秋八月袁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白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及聞天子敗於曹陽乃會羣下議稱尊號

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默然術聘處士張範範不往使其弟承謝之術謂承曰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疆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欲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與之術不悅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主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

下徒以幼小脅於疆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且黃巢
貪淫驕陵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
天下同心疾之况效尤而甚焉者乎又聞幼主明
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
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
效忠守節以報王室則且奭之美率土所望也時
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
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孰慮忠言逆耳駁
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為有
淮南之衆料策必與已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既
不納其言策遂與之絕

孫策將取會稽吳人嚴

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
等策曰白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
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
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不於固陵策數渡水戰
不能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
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之以據其內所謂攻其無
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亦夜多然火為疑兵分軍
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劫而遣故丹陽太守周昕
等帥兵逆戰策破昕等斬之朗遁走虞翻追隨營
護朗浮海至東冶策追擊之破之朗乃詣策降策
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功曹待以交友之禮

策好游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
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
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
言是也然不能改

二年夏五月曹操遣議郎王誦以詔書拜孫策爲
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使與呂布及吳
郡太守陳瑀共討袁術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誦
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策治嚴行到錢唐瑀陰圖
襲策潛結祖郎嚴白虎等使爲內應策覺之遣其
將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瑀敗單騎奔袁紹

三年冬十二月孫策遣其正議校尉張紘獻方物

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爲討逆將軍封侯以弟女
配策弟匡又爲子彰取孫賁女禮辟策弟權翊以
張紘爲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爲居巢長以臨淮魯
肅爲東城長瑜肅知術終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
孫策策以瑜爲建威中郎將肅因家於曲阿曹操
表徵王朗策遣朗還操以朗爲諫議大夫參司空
軍事袁術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帥祖郎等使
激動山越共圖孫策劉繇之犇豫章也太史慈遁
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以東惟
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大爲山越所附
於是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策謂郎曰爾昔

